

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

第六輯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辽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

1963年

前　　言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于1959年10月間到河北省滿族居住較多的承德专区进行了一次調查。这次調查，除对承德地区的滿族情况进行了解外，并就該专区青龙县肖营子滿族的社会历史作了重点深入的訪問、調查。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河北省民委、承德地委统战部、青龙县委宣传部、和肖营子公社党委的积极指导和支持，承德地委统战部并派了一位同志协同我們工作，使調查計劃得以胜利地完成。

参加这次調查的有詹緒先（中央民族学院）、高連仁（沈阳农学院）、孙兆奎（辽宁大学）、梁建新（中央民族学院）等同志，在調查結束时，写成了“肖营子滿族社会历史調查報告”初稿，1963年9月又經詹緒先同志作了一次修改。

目 录

河北省青龙县肖营子滿族社会历史調查報告

概 况.....	1
第一部份：历 史	
一、肖营子滿族的来源及其在清代的差貢負担.....	2
二、清代肖营子的土地关系和滿族农民的生活.....	3
三、北洋軍閥統治下滿族人民的处境.....	4
四、日伪的残酷統治和滿汉人民的抗日斗争.....	5
五、滿族人民的解放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10
第二部份：現 狀	
一、解放后滿族人民的政治生活.....	14
二、解放后肖营子生产的大发展.....	16
三、滿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22

河北省易县周家庄滿族社会历史調查報告

历史部分：

一、清代周家庄的滿族.....	27
二、辛亥革命后，周家庄旗地的清丈、土地占有关系、及滿族农民的处境.....	31
三、日伪在周家庄的統治和滿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32
四、周家庄滿族农民的解放与土地制度的改革.....	35

現狀部分：

一、周家庄滿族农民政治面貌的变化.....	38
二、滿族农民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	38
三、滿族农民在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上前进.....	42
四、滿族农民十年来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47

河北省承德专区青龙县 肖营子滿族社会历史調查報告

概 况

肖营子村是河北青龙县境内一个满汉杂居的山区村落。全村包括肖营子、邵庄、王营子、榆树沟四个自然村，共有406户，1,950人，其中满族302户，1,361人；汉族104户，589人，满族占全村总人口的70%以上。而在四个自然村的满族人口分布中，又以肖营子为最多，约占四村满族总人口的半数左右。

肖营子的满族，是清代正白旗汉军包衣的后裔，他们的先世是前清内务府的“鹰户”，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由滦州等地相继迁来于此，至今已近三百年。在清代，他们世代捕猎野鸡，交纳“皇差”，同时在“圈占”的旗地上自垦自食，务农立业。生产和生活水平是很低下的。

民国以后，这一地区相继遭受军阀混战和日伪统治的蹂躏，变成了一个“光山秃岭草不长，土地瘠薄不打粮”的穷山沟，满汉人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直到解放后，人民才得见天日，生产生活蒸蒸日上。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肖营子、邵庄、王营子、榆树沟四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高级社，并以肖营子为中心，建立了满族乡，充分保障了散居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以肖营子满族乡为基础，联合附近其他六个乡（其中包括楼子店满族乡）的46个高级社组成了肖营子人民公社。全社共有6,928户，36,237人，其中汉族26,767人、满族9,392人、蒙族4人，满族占全社总人口的26%。在该社二十二个生产大队中，满族主要分布在肖营子、楼子店、七道河等三个大队，均在千二三百人以上，其余十几个大队，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肖营子大队是该公社满族最为集中而又是解放十年来变化较为显著的一个典型队，因此我们就这个大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了解。

肖营子大队位于肖营子公社的中心，在青龙县西南部约四十华里。地当长城之北、燕山之尾，是接近华北平原的一个浅山区。青（龙）滦（州）公路与沙河（滦河支流）

相交于肖营子村附近，交通比較便利。該地区气候比較温暖，全年无霜期約二百天左右，适宜作物生长。全队現有耕地面积3,787亩（果园林木和沒有耕种的山地不包括在内），多为山地和坡地。經營的种类以粮食作物和果树为主，技术作物次之。粮食作物有水稻、谷子、高粱、玉米、薯类、豆类、小麦等，其中水稻栽培已有悠久的历史，小麦是在公社化后試种的，产量都較高。技术作物有棉花、花生、芝麻等，一般都种在30度以上的坡地，其中棉花种植較多。果树品种有梨、板栗、苹果、核桃、葡萄、紅果等，目前以梨和板栗产量最多，运銷天津等地。現有梨和板栗17,016株。此外，尚有桑树、花椒等。林木除自然林外（自然林多为紅松），新育林地有1,044亩，大都是幼林，成材林木不多。

十年来，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以来，經過大力治山治水，現在肖营子已成为“有山皆綠、有水皆清”、花果滿园、梯田橫佈的美丽富饒的新山区，当地人們称之为“塞外的小江南”。

在十年来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現在肖营子満汉人民正迎着人民公社的朝阳，高举红旗，乘胜前进。

現将肖营子満族社会历史情况分述于下。

第一部份 歷 史

一、肖营子満族的来源及其在清代的差貢負担

清初，肖营子一带还很荒凉，許多土地沒有开垦，林木繁茂，鳥兽很多。有謠諺描绘当时景象为：“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鸡飞在飯鍋里”。因此，清統治者就移徙正白旗汉军包衣来此垦猎、当差。隶属內务都虞司管轄。肖营子的満族，就是这些正白旗汉军包衣的后裔。

这些汉军包衣的祖先，在明朝时，有的是奉旨开边，有的是經商，也有的是因为战争被俘，……陸續到了关外，在铁岭附近定居下来。満族統治者，把他們編入了正白旗汉军包衣。包衣不是直接参加战斗的八旗兵，他們僅作一些战斗輔助工作，如：运送粮草、揹拿衣物、战时击鼓鳴锣、以及軍中瑣碎杂务等，具有軍中奴隶的性質。清軍入关时，这些人隨軍进关，駐紮在北京、灤州（今河北灤县）一带。順治时，被調开发口外。当时出冷口的有四大姓、十三戶（三肖、四邵、五馬、一支楊），不久被移到馬兰庄。康

熙八年，又再次拨到口外屯垦。这次出关的就有十六大姓（佟、高、宋、李，崔、邵、肖、張，謝、楊、金、馬，于、滿、劉、王）。因为这里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可以任意开垦，所以他們出关后，就在南起岭口，北到駱駝岭的山沟中圈占了一片荒地进行开垦。

初来时，他們是自垦自食，生活较为安定。因此地盛产野鸡，每年就捕猎一些野鸡向北京皇宫进贡，日久，就变为“野鸡差”。“野鸡差”分活鸡差、死鸡差二种：活鸡差，每年冬至前交雌雄鸡各一只，以备天坛祭祀之用；死鸡差，每年交四个月，逢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交納，共需交野鸡7,420只。先由千总收齐，再交北京內务府都虞司御膳房。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开发逐年增多，鸡差也就变为按地摊派。到光緒年間，又变为折錢交納。起先，活鸡是每年隨市价高低折算，死鸡則每只固定交一吊錢；以后更变为活鸡、死鸡价都由千总任意折算，加利盘剥。野鸡差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42年）溥仪被从故宫赶出来以后，始行止交納。

二、清代肖营子的土地关系和滿族农民的生活

由于每年大量捕获，野鸡日漸減少，鸡价随之提高，鸡差也就成为此地滿族农民的一項极大負担。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这里的旗地也就开始出現了买卖現象。因为这里汉族来的較晚，所以土地买卖开始还僅限于旗人之間进行。根据这次調查发现：早在清初雍正时，这里就有旗人互相买卖旗地的事，这种买卖已經經過官府同意，还取得了戶部签发的执照。同时还发现了乾隆五十年的旗地买卖白契。契上有“度日艰难，皇差难办”的字样。不少旗地便在“过地过差”的名义下出卖了。这說明了就在清初兴盛时期，在这一带的汉軍旗戶（实际上他們已轉化为农民了）已經因为自然灾害的侵袭、皇差繁重等原因，造成了生产、生活的困难，开始向两极分化。正是这样，才迫使他們不得不把賴以生存的土地卖給別人。

这种現象到清朝中叶已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僅从迁安县一个地方来看（清代肖营子属迁安县）：这次发现經官府发給买卖旗地的执照，从咸丰四年十二月到咸丰六年四月的一年又四个月中，旗地买卖經過戶部发給执照的就有16張（从买字34号至买字50号），平均每月发生一次买卖土地的事情。这数字里面，還沒有包括未經官府之手，而私相买卖的数字在内，实际的土地买卖数字还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之上。由此可以看出，住在这里的滿族人民，在清中叶以后，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現象更日趋严重。

失去土地或缺少土地的滿漢农民，为了生活，只得租种一部分土地。从这里发现嘉庆时的租契来看：有姓何佃戶，租种壹頃另五亩土地；每年要交租銀貳拾陆两，平均每亩地租二錢五分左右。到光緒以后，地租就变为“四六”分、“三五”分（即地主分收成的六成或五成，佃戶分收成的四成或五成），农民終年辛苦收获的粮食，大半被地主夺去。至于佣工度日的，每年工資只有六斗至一石左右，生活更为困苦。貧困农民常得举債維持生計。而高利貸者，则貪婪地把借錢和借糧分开制定利息，以加重剥削。当时比較普遍的是借錢二分利，借糧五分利。因此滿族农民的負担更加沉重。到清末，就有更多的破产农民不得不經常出去做长年僱工，或扛短活来維持生活。

至于肖营子的汉族，他們迁来肖营子一帶，还是近一百五十年前後的事。最早迁来的汉族，到现在也只有四、五代。由于这里都是汉軍旗人，最初迁来的汉人大都和这里的汉軍旗戶非亲即故，迁来的汉人就在当地的滿族人民帮助下，租地、垦荒，安家立业。因此这里滿汉人民之間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很融洽的。

这里的滿族人民，本来就没有滿洲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这也就更便于两民族的接近。清朝中叶，这里还保存有“旗民不通婚”的禁例，但长期的杂居共处，友好往来，到光緒年間就把这一点僅存的禁条也給冲破了。这就进一步地促进了滿汉两民族的交融。

由于这里居住的滿族是处于下层地位的汉軍包衣旗人，所以在清朝时期，滿族統治阶级对他们沒有什么特殊照顧，虽然土地不交稅，但鳩差的負担并不比稅輕。滿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同样是身受层层剥削和压迫。因此他們对清朝政府是唾棄的，对清王朝的兴亡也就表現出不甚关心的态度。

三、北洋軍閥統治下滿族人民的处境

辛亥革命以后，在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下，这里滿族人民的生活，还是和清朝时一样，沒有什么差別。民国三、四年时，曾清丈过一次土地，发过地照。但只是依据清时千总处存册的土地亩数发地照，并未真正經過清丈。清丈后的土地所有权也未发生变化。过去是誰家的土地，現在仍归誰家所有。貧僱农仍旧是租地、扛长活为生。那次土地清丈以后，也并沒要求滿族农民交納國課，滿族农民依旧要向北京皇宮內交納野鳩差錢，直到民国十三年才停止交納。

直奉战争时，肖营子村被軍閥盤据变成了兵站。两次直奉战争，軍閥队伍都在这里

附近一带打过仗。那时兵一来，抽壮丁、拉牲口、无所不为。当时全村一百四、五十户人家，大都逃亡出外（这时全村僅四、五户是汉族，其他全都是满族）。只剩下三、四户老弱病残的才沒有出走。到军阀混战结束，大家返家时，地里的庄稼因为沒及时收割，以及兵丁的践踏，都糟蹋了；房屋也屋倒墙坍，屋內东西被搶得精光。

军阀连年混战，使许多人流离失所，无法生活，只能铤而走险。因此在民国十四年至十九年間，就有一些关东逃来的流民，因为生活无着，在这里附近一带搶掠財物，淪為“土匪”。使得满族人民的生活不得安宁。

民国初年，在連年军阀混战、土匪骚扰下，广大满族农民更加貧困，大部份土地集中到少数几家满族地主、富农手中，貧苦的满族农民所剩下来的一些地，只是一些瘠薄的山坡地。因此那时他們的生活愈益艰苦。

由于生活条件的低劣，生产技术也就得不到提高，种地沒有牲口，也沒有肥料，因此那时种地只能很薄的翻一层表土，野草还没有剗尽，就播上了种子。地里草比庄稼高，“远看一片草，近看不見苗”。每亩地最多只能打五斗粮。不过还得是好地，并要施肥。貧苦农民連生活都难維持，自然沒有好地，也无力上肥。因此貧穷人家收获的粮食还不够半年吃，年年要曬糠嚼菜才能卒岁。

佃戶地租以对半分粮为最多。僱工日工資是一角多錢。长年僱工每年工資40—50元。高利貸在这里也很活跃，利息从一分利到五分利都有。那时貧苦的满族农民，为了以后再借方便，就是利息重，也不敢对人明講。如人家問：“多少利息？”还得把利息說低一点。

貧苦农民的生活：吃的是糠菜对一半粮熬的稀粥，穿的是不能遮体御寒的破衣。許多人家全家只有一床被，有的人家連一床被也沒有。全村除少数几家地主、富农生活富裕外，就连中农也得給人家打短工，才能够一年吃的。肖营子满族人民生活的穷困由此可見一般。可是满族人民所受的灾难沒有到头。

1932年，日寇侵入了肖营子村，从此，这里的满族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开始了比以前更悲惨的命运。

四、日伪的残酷統治和滿汉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从占领肖营子的那天起，就从政治、經濟各方面进行强暴統治，企图以此来巩固它的占领地位。这就使得这里的满汉人民陷于更加痛苦的深渊，終日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日伪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首先将此地划入伪“满洲国”范围，改用康德年号，推行其以满洲人统治满洲人的政策，企图以此分化满汉之间的团结和消除对日伪的反抗。并建立警察分驻所，勾结当地的地主、富农，对肖营子一带满汉族人民进行统治与压榨。日伪对当地人民又进行了所谓“甄别”，分发身份证，妄图以此来把广大的满汉族人民如铜钱一样穿在一条绳线上，屈服于他的统治，防止我抗日活动的进行。

其次，随着我抗日游击队在此地区之建立和抗日活动的日益增强，日伪统治者又实行了罪恶的“三光”政策和“集家併村”的政策。当时日伪统治者以肖营子村为中心点，用枪口和刺刀强逼其附近之六柱坪、王营子、邵庄等村庄的满汉人民丢弃土地和家舍集併到肖营子；更把六柱坪一带划成无人区，房舍全被烧毁，人民被迫逃亡，一个小小的恬静山村变成了一片瓦砾，真是惨不忍睹。经过集家併村，肖营子附近之许多村庄都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在肖营子村周围则修起了高大的围墙，人们每天在日头偏西时就得回“人圈”。此外，还把该村附近山上的树木都砍伐一光，变成了秃山光顶。他们妄想以此来根绝我游击队之活动，以及我军与当地人民之联系。

日伪统治者不仅用建立统治机构，挑拨满汉关系，分化抗日力量，消除抗日情感，及实行修围子，砍山林，集家併村建立无人区……等等进行统治，而且还对当地之满汉人民施行了奴隶性的劳动。自日伪统治建立后，这里的人民除在本地服劳役外，每年差不多都有一批青年劳动力被抓去到外地作劳工。那时，凡满廿岁的青年，不是被派去当所谓“满洲国”的“国兵”，就是被抓到东北等地日本帝国主义所开设的矿山中去当苦力。其名义上规定是劳工一年即可转回家乡，而实际上则是只知今日去，不知何日归。象肖营子这样一百六十户的小村庄，据老乡们记忆估计，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有近百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都送到设备破烂的煤矿中去挖煤，在那里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屡有因矿石倒塌而毙命的事件发生。他们中间许多人因不能忍受那里的痛苦生活而逃亡出来，但在那样的年代往那里逃呢？只不过是逃出这一个虎口，而又进入另一个虎口，所以这些逃回来的人，依然又被抓去当劳工。如，满族农民李忍之子李向先，有一天从地里回家刚吃完饭，准备休息片刻，忽然日伪警察来到家门，把李向先抓去，到警察所后才告诉李向先该他去东北服劳工了。李向先要求回家告诉家里一声，并准备一下所需东西，但警察所非但不许他回家，而且逼着他马上就走。一年多后李向先重返家园，不久又被派上劳工了，李忍无奈，只得带着全家逃亡在外，乞讨为生。

日伪对贫苦的农民是这样，而对地富分子则给予了一些政治上的权利。这些厚颜无耻的地富分子，则仗着日伪的势力欺压广大的满汉人民。如服劳役，穷人家家非去不可，而地主富农则可以雇人代替。如地富分子伪甲长楊国荣（满族）就公开地说：“穷种吃不上、穿不上，叫他们去服劳役”。有一次，一地主家被派上服劳役，于是他给了警察所长一些钱，并说应把某雇农抓去替服劳工，结果就把那个雇农抓去充当地主的名额服劳役了。

日伪统治者还设了监狱、法庭，随意拷打无辜的人民。有一次，日伪在肖营子开展了所谓“检举”运动，把许多满汉农民都抓起来关在一个院子里。这时，地富分子也乘机把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农民向日伪一一告密，这样被日伪抓去的农民就更多了。他们把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人，如满族农民谢同春、肖玉海等人，拉出来当众严刑拷打，要他们承认私通八路军，并讲出八路军在什么地方，不承认就用灌冷水、灌洋油、穿铁鞋、鞭棒重打等等酷刑，无数善良的农民遭受了他们的酷刑摧残。尽管这样，并没有一个人承认“私通八路”，更没有一个人说出我游击队的处所。与日伪的愿望相反，结果他们一无所获。

在日伪的统治下，肖营子满汉人民的生活也是极其悲惨的。这里山坡砂地本来就多，土质不好，产量也不高，人民生活很穷苦。经过军阀的混战和日伪的残酷破坏，大片的土地荒废了，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从前，肖营子因满山皆是茂密的森林，容易控制水土，很少发生过水旱灾。自经日寇砍伐后，梯田常被山洪冲坏，庄稼被一扫而光，好山好水变成了穷山恶水。人民无粮，只得用野菜、糠壳充饥。日伪统治者只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管人民的死活！比如：他们为了防止我军对电线的破坏，把电杆附近的大片庄稼割倒，把耕地变成了濠沟。又整年整月地驱使农民去修理围墙和工事，而土地却因无劳动不能农时播种、收获。如，有一年在修围子时，眼看播种插秧时期就要过去，但地里还没有播上种、插上秧，可是日伪统治者仍不让农民去播种插秧，而逼着他们去修围墙。除围墙工地外，田地里不许有人，若发现地里有人，就抓住毒打。在修好围子后，同样不能进行安宁的耕作，平时在田里耕作到日头偏西时就得返回围子，直到第二天上午方能出围下地。这样，稻子根本栽不完，虽然农民们也在夜晚冒着危险爬出围子去种地，但仍不能栽种多少。这就使得许多土地荒废，农民无粮可食。为了生活，只得给地主作长工或向地主借粮，及挖掘野菜等来度日。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仗着日伪统治者的势力，对广大的满汉农民进行敲榨勒索，农民们没有粮食，只得向他们租些地，借点

錢，或給他們作長工，但這些地主富農都乘機勒索，地租有“四六”分、“三七”分、“二五”分三種，而以四六分最為普遍，而且剝削量也最重。即每年打下糧食，每石要給地主六斗，自己僅能收穫四斗。當長工，收入則更低，如滿族農民肖玉柱兄弟倆給地主長年扛活，每年每人僅能得到六斗米。又如滿族農民楊少波和他父親給地主扛活一天，而兩人得到的工資連一斤米都買不到。貧困的農民儘管知道借貸年利高（大二分），也不得不向地主借糧，此後則是年年還債，而年年還不清。日偽統治者更不放鬆對滿漢人民的剝削，他們規定了什麼“出荷糧”、“南捐”、“正稅”、“征收”、“义倉”等等苛捐雜稅，把農民所收穫的稻、谷、棉花等作物大部強征而去，弄得農民無法生活，他們又假惺惺地裝出一付慈善的面孔，發放糧食，而農民接受了一斗壞糧的放貸，到明年則要還三斗新打的好糧。他們還派農民什麼“入倉糧”，不管你是否有地，只要你種地就得交納，結果自己地里打的，或者是給地富扛活掙的糧食，均得當作差糧交出。而地主、富農出荷糧後，則不僅生活上不受任何影響，反而得到了日偽配給的大米、白面和洋布，廣大的農民則什麼也不能得。除上述這些捐稅外，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捐稅，那時農民除牲畜每年要納一次稅外，養一只鷄、一头羊、一口豬，每年也要納一次稅，甚至連人都要每年交納一次人口稅。有的農民為了維持生活，拿些山貨到城里去賣，換回錢鈔以備家用，但這並未能被日偽統治者放過，他們把這都叫做“秘輸犯”。如，滿族農民楊春和因沒地，就以作小生意為生，有一次，他運了一些土布、糧食前往冷口內出售，到了冷口就被日偽警察連駱帶物一齊沒收，花錢又托人，才還給了一頭駱，而其他物資仍被沒收。僅有的這條生路就這樣被日偽阻塞了。又如，農民們逢年節趕集辦年貨，日偽也不准許，有的農民年貨被沒收，人也被扣留，裝在麻袋裏，用軍用犬看守，然後被帶去嚴刑拷打；也有的農民帶着東西，通過崗樓時，偽警察乘機掠奪，把他說成是“秘輸犯”，沒收了身份証，這一來農民就得用錢贖回身份証。該村的滿漢人民就這樣生活在日偽的鐵蹄下，掙扎在死亡的生命線上。

日偽的殘酷統治，並沒有消除了肖營子滿漢族人民的抗日意念，相反却增加了他們的抗日情緒。日偽開始占領肖營子的同時，我抗口游击队也在這一地區建立了，因此，肖營子滿漢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抗日鬥爭。那時以八路軍委派的區長王啟先、王懷忠等同志為首的我軍人員經常活動於肖營子地區，召集當地的貧僱農開會，宣傳黨的抗日政策、窮人闖翻身，等等，發動群眾給我軍送情報，幫助抗日軍隊工作，共同打擊日偽統治者。這樣就使得肖營子廣大人民的抗日情緒更為高漲，變過去之消極

怠工、毁坏工具、借故逃避服役等自发性的消极抵抗，而为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积极的抗日斗争了。肖营子村在当时是日伪统治的据点之一，也是我军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因为从这里可以了解到敌人的动态，这就决定了这里抗日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情报及支援粮物，以保证我军胜利地打击日伪军。在这一斗争中，肖营子的满族人民表现了机智勇敢的高贵的品质。日伪修了岗楼后，曾派当地的民丁助其看守，谁知这却给了我军活动的好机会，每当日伪军有何动态时，他们立即用鸿毛信、火柴信或普通信送到指定联络点，使我军得以胜利的打击或转移。有一次，一大队日军由冷口向肖营子出发，满族农民杨春和被我地下组织派往指定点送信，杨春和怕在路上遇到日伪军检查，他就把一根高粱杆挖空，然后再把信藏入其中填好，结果顺利地按时送到了联络点。又一次，他被派往黄石沟送信，当他一出村北头，就遇到了日军，这时他很沉着地把信放在粪筐子的底面下，结果日军虽检查亦未能查出，仍然顺利地把信送到黄石沟联络点。又如常景泰接受了往大石子村送鸿毛信的任务，他怕遇到日伪军，所以用一根木棍挖空，信放其中，不出所料，在路上遇到了日伪军，这时他就沉着地把木棒放到河里让水流冲下，日伪军过来检查一无所得，日伪军过去后他就飞快地跑到河口下游把木棒找着，顺利地把信送到指定地点。

肖营子的满汉族人民在物资上也大力的支援了抗日斗争，那时只要我们的干部说句话；需要什么他们就支援什么，没有鞋袜就支援鞋袜，没有粮食就支援粮食。如满族农民肖玉容和王桂江，经常在夜晚冒着生命的危险，抱着粮食、鞋袜，翻越村东之高山，给我军送去。肖营子人民不论是否送信还是物质支援，从来没有耽搁过，每次都是很机智地按要求完成了任务。

这里广大满汉族人民不仅在送信、支前上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在敌人的刺刀下也同样表现了这样的高贵品质。有一次，我军干部王克忠（汉族）、宗岐（汉族）前来肖营子开会，当他们刚坐下时，日伪军就来搜查了，他们立即被满族农民肖玉重掩藏在专为掩护干部使用的地洞里，房内只留下肖玉重之妻韩玉霞和其兄弟媳妇二人，当日伪军过来时，搜遍了全屋也未搜出，日伪军用枪口刺刀逼着韩玉霞的胸前问道，“你家男人（即丈夫）那里去了”，答：“我男人扛活去了，没回来”，日伪军又凶恶地说：“你说实话，不说实话就枪毙了你”。答：“你们不信就搜吧！”日伪军走后，肖玉重立即就掩护他们转移，结果虽日伪军又再次进行了搜查，也仍是一无所得。后来肖玉重、肖玉海二人为了干部的安全，和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偷着在山上重

新挖了一个山洞，利用这个洞掩护干部，直到解放才不用了。又如那时我軍干部来时均未带粮饭，經常在肖玉重之家中用饭、休息或研究工作。虽然村中敌人监视很严，地富的狗腿也很多，但他們仍然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干部一敲门，有时甚至是半夜也同样起来燒水作饭，他們认为自己的生死是小事，給干部吃饱休息好是大事。因为干部常来往，家里的粮食本来不够，这一来更不够了，但他們宁肯自己少吃或者多吃野菜、白菜来弥补不足，把粮食留下来給干部吃。肖玉重的妻子說：“干部来吃饭，家里粮少了，我們就餓着点忍耐点，我們自己不吃，也得要留給干部吃，他們为了我們的幸福，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我們自己少吃点点沒有关系。”除此之外，他們还乘干部休息时，給干部們縫补衣服、鞋袜，燒煮开水等等。

在抗日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党的抗日政策的宣传贯彻，也影响了肖营子个别地富分子，使他們不得不站到抗日的旗帜下，作些工作。如有一次我軍干部公科长（汉族）正在邵庄（包括在肖营子内）开会之际，日伪军也来到庄外，这时除一部分人員分散到各家外，公科长一人隐藏在地主楊志春（滿族）的家里，楊志春把公科长卷到被子里藏在大柜内，結果未被日伪军发现，使干部順利地渡过了这一险境。

从上述的一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在日伪铁蹄下，这里的满汉族人民是同样过着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他們同呼吸、共患难，在党的领导下，和日伪統治者进行了艰苦的长期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终于在1945年获得了解放。这真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铁树开了花，受尽了十三年痛苦的肖营子人民見到了紅太阳，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五、滿族人民的解放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解放了的肖营子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村政权和农会，实行了二五減租和土地改革。彻底得到了解放，真正翻身当了主人。但这同样是经历了一段曲折斗争的历程才取得的。

解放前，肖营子和其他地区一样，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少数的地主和富农所占有，而广大的满汉族农民則只有极少数的土地。其中大部分又是山坡沙地。我們从下表的一些数字中即可清楚地看出这点：

成份	地主、富农	中农	贫农	合计
户数	49户	113户	183户	365户
地数	1,962亩	1,391亩	474亩	3,827亩

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土地，除出租部分土地收取地租外，主要通过雇工劳动的形式对广大满汉族贫雇农进行着残酷的剥削。据调查，全村除过地主富农外，所有的农户都作过长工和短工。而这些长短工所得到的报酬，却是微乎其微，难以维生的。如满族农民肖玉柱，全家三口人，地无一亩，房无一间，长年给地主扛活，赖以维生。他虽拼命地做活，到年末僅能得到六斗米，全家糠糟嚼菜只能勉强维持五、六个月，其余半年就得以高利向地主借粮吃。全家衣着夏不能穿单，冬不能换棉；三口人僅有一条破棉被，数九严冬之日，挤在一起盖这条破被取暖。又如肖玉重，长年给地主扛活，一年僅得六斗米，吃不到七、八月就没有了，只得以野菜，糠皮来充饥。全家每人只有一件破烂衣服，不能换洗，常常是在田里乘中午休息，四周无人之际，脱下来用河水洗洗，晒干后穿上。全家大小共五口人，僅有破被一床……。象这样的人家，在当时肖营子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有的人家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穿不上一条裤子。也有不少贫雇农因常年给地主扛活，过于劳累，造成重病。如肖玉柱、肖玉重等人，至今还重疾在身，经常胸口疼痛，呕吐黑血。从这两个例子中就可清楚地看出；解放前肖营子的满族农民生活是如何的痛苦，而少数的地主、富农又是如何的占有土地和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就立即领导农民着手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首先，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实行了二五减租，适当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那时因为肖营子刚刚解放不久，人民政权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巩固，地主阶级的威风还没有彻底打倒，农民的觉悟亦还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在实行减租减息时，有的贫雇农又把减掉的部分补送给地主。当时因为进行土改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只是先行减租减息，对地主、富农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斗争。农会成立后，才对满族地主楊子春、楊国荣、王广田、李忠等地里的庄稼进行了平分。规定全部庄稼归收割者自己所有，当时有些农民不敢前去收割，怕收割后受地主的陷害。最后，农会组织了一批基本群众把地主所有的庄稼都割倒了，这样，大家才把粮食收回自己家里。完成了第一次的平分任务。

1946年，由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当时肖营子

村的地主、富农亦乘机活动起来，认为报复的时机到了。地主郝貴曾三次前往青龙县请求国民党匪军进占肖营子村，更恶毒的是地主、富农分子收买了当时混入我民兵区小队的伪满走狗宋紹文（满族），于阴曆八月初二日策划了一次公开的叛变，当时被煽动参加叛变的民兵有百余人，他们用刀枪强迫穷人的子弟参加叛军，并杀害了我区干部贫农会主任孙玉海（汉族）、妇女主任李可清及公安人员楊春峰。缴了我未参加其叛变的民兵之武器。并公开引进了国民党匪军到肖营子村。此后，地富分子一面杀鸡宰羊款待匪军，一面却对广大满汉族贫雇农进行了倒把清算。如满族地主宋景会等，逼着贫雇农把他所分到的粮物送到他家里。当他们占领了肖营子村还不到两三天时，我地方部队（即县大队）又把肖营子村解放了。从此肖营子的满汉族人民重又获得了解放。

新的人民政府又建立起来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立即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并把原来的农会改组为贫农团。1946年阴曆11月，肖营子村王桂江（满）、邵智（满）二人到附近之七里河参加干部会，他们接受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回到村里后，就召集农会干部李广之、楊国权、肖玉海、謝同春（均系满族）等人开会，研究了如何进行土改的工作，并传达了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和上级对此工作的指示。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1947年春进行了第二次土地平分。这时贫农团的干部根据土地法大纲划分了全村的土地和阶级成分，并组织了除奸组，搬运组等等。由除奸组把地主扣押了起来，搬运组也把地主家里存藏之衣物、粮食等集中在农会仓库中。到清算的那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农民在会上纷纷诉苦。如满族农民邵福控诉满族地主楊国永时说：“我借了他三斗米，还不上；就要我给他扛活，扛了一年的活还还不清。而且经常要挨他的打，有一次把我的腿打坏了，在家里养了两个多月才好。那两个月中，家里没有吃的，只能吃些豆角和凉水。现在我们翻身了，再也不受他的压迫了”。这次大会共斗了本村的七个地主。经过诉苦大会把地主彻底斗倒了。农民的觉悟也更加提高了。此后，全村农民在贫农团的领导下，按人口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并颁发了新的土地执照。从此，一向深受压迫剥削的农民当家作主了。当他们领到新的土地执照时，有的农民激动地说：“这是解放军给咱们挣来的土地……”，“感谢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感谢毛主席给我们分得了土地！”是啊！这都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有了解放军，满族人民才翻了身。所以土改后，肖营子的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立刻又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巩固政权，增加生产和支援前线的高潮。

土改后，肖营子的满汉族人民为了巩固人民政权，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民兵，肩

負起了保卫胜利果实、肃清残匪的任务。他們于1948年、1949年間配合地方部队进行了剿匪，并在三岔口、七柱村打了两次胜仗。民兵們在战斗中表現得非常勇敢，在西沟的战斗中还活捉了土匪头子張智（伪警察、汉奸）。連張智都不得不承认說：“仗打的这样勇敢，我一看就知道你們是肖营子的民兵。”由于匪徒被平息，使地方治安和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土改后，肖营子的滿汉族人民不僅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利，而且在經濟上也获得了解放。由于土地改革的彻底胜利，广大滿汉族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資料和必要的生活資料，从而具备了发展生产的基本条件。如滿族貧农肖玉柱，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七亩半，衣服五件、被子一床、褥子两床。又如滿族貧农肖玉章，土改后分得了土地十二亩半，房子十二間、驴子一头、牛兩头、羊十多只。使他們生产、生活都得到了保证，結束了他們以往的地无一亩、房无一間、吃糠嚥菜的悲惨家史，走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境界。

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广大农民生活的提高，大大地促進了他們的生产积极性。全村滿汉族农民都高高兴兴地、心情愉快地深耕細作，为发展生产、提高产量而辛勤地劳动着。过去肖营子的滿汉族农民由于力量单薄，很少翻地，即便翻了也是很浅，都是收多少，吃多少，所以产量很低。土改后，农民們为自己种田了，有的在自己的地里干活，这还是第一回，感覺到生活有奔头了，因此大家生产的劲头很足。起早貪黑在地里干活，又修猪圈积肥，多上粪，多翻地。如滿族农民肖立武，过去給地主打活，家里地无一亩，房无一間，每年連衣服都穿不上，掙来的粮食半年不到就吃完了，只得向地主借，这就終年扛活，終年沒粮吃。在这样的情况下，連飯都吃不饱，那有心思去好好耕地，况且地又不是自己的。土改后，他翻了身，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有了自己的牛、驴和犁耙。再不給地主打活了，再不受地主的气了。所以他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年年都要把自己的地翻一遍，并下底肥，一心要提高产量，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結果他的地里产量大大提高。每年收获的粮食不僅吃不完，而且还能卖给国家余粮。同时他还买了猪、驴等牲畜。又如滿族貧农楊国权，土改后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也大为高涨。他在耕种上和別人比賽。別人的地翻二遍，他就翻三遍；別人的地翻三遍，他就翻四遍，一年到头都是起早貪黑的进行耕作。使产量大大提高，从过去以討饭为生一变而为余粮戶了。上述的几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土改后滿族农民們的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土改不僅使深受压迫的肖营子滿族人民彻底翻了身，真正当家作了主人，而且

生产的提高，也大大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肖营子的满族农民清楚地知道，今天的幸福都是由于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有了解放军才得到的。因此当土改后党和政府号召支援前线，将革命进行到底、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他们就热烈地响应了这一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运动。如，土改后肖营子报名参军的青年就达70人之多。青年们参军的积极性非常高涨。有不少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事例。满族农民李海成就是在妻子的动员下参军的，直到现在仍在军中服务。又如，在村还设立了兵站，组织了慰问队，民工队等，每当有转移下来的伤员时，立刻用担架或牲畜护送，并进行慰问。全村每平均两三天就出一次民工，转送伤员或运送粮食、衣物。妇女们也都组织起来，日夜赶做鞋袜支援解放军。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除此之外，每当解放军路经肖营子村时，家家户户都自动烧开水摆在门口，供部队饮用。村里还组织了劳力给烈军属代耕代种。真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充分表现了满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

总之，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肖营子的满汉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打倒了地主阶级，平分了土地，从奴隶地位一变而为主人了。土改后，这里的广大满汉族人民又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的支援了革命的战争。革命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从此肖营子的满汉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部份 现 状

一. 解放后满族人民的政治生活

解放前，肖营子满汉农民长期遭受国内外反动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在经济上非常贫困，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毫无权利的，特别是在日伪统治的十四年中，过着暗无天日的极其悲惨的生活。

满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外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9月取得了抗日斗争的胜利。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满汉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当家作主，掌握了天下。解放十五年来，满族农民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